



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市北极镇

## 冰雪北极梦

文/邱小平

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镇是我国气候最冷、位置最北、纬度最高的小镇，被誉为“神州北极”。很多人对这里满怀憧憬，是因为夏至时分那道划破长空的北极光，而更多猎奇者选择冬天到来，想要和零下四五十摄氏度的极寒天气一较高下。

乘车在漠(河)北(极)高速公路上驰骋，汽车里回荡着电影《冰雪奇缘》的主题曲《Let it Go》，随着公路的延伸，城市钢筋水泥的建筑依次后退，目光所及，皆是成片的樟子松林、红松林以及白桦林，树枝上覆盖着被子般的皑皑白雪，仿佛童话世界。

“快看，雾凇！”经过一个叫作“大马场”的地方，导游指着窗外说。在他手指的方向，高大的白桦林和路边的蒿草仿佛披上了一层白色的披风，洁白而闪亮，如同一个个卫士挺立在雪原，在瓦蓝瓦蓝的天空映照下，煞是好看。

一路飞奔，一路美景。突然，一座两层楼高的凯旋门造型冰雕赫然入目，门楣处，5盏红灯笼烘托出浓浓的冬日氛围。灯笼之下，“北极村旅游风景区”几个大字提醒我们，目的地北极村已经到达。

一进北极村，恍若行走在梦里。从村口的墨玉路转到黑龙江大街，路边的路灯上，一溜红灯笼蜿蜒两公里，而在北极村横竖交错的两条主干道——黑龙江大街和北极大街上，家家户户门口都挂着红灯笼，漫步其间，恍如穿行于盛唐长安，一个个笑意盎然的热情村民、皑皑白雪下的袅袅炊烟，无不透露出百姓生活的红火。这里不仅有极低的温度，还有保持原始风格的木刻楞村居，村民挂冰灯、抽冰尜、滑冰

犁，这些逐渐淡出大众视野的民俗，无不吸引着游客的眼光。

北极村在冰雪的覆盖下，处处点缀着梦幻般的色彩。“神州北极”石在两尊巨大雪雕的护卫下，愈显威武雄壮。在北极风情园，不同字体、颜色的“北”字在白雪中愈加耀眼。

徜徉于冰雪之中，脸被冻得渐渐麻木，有一种“透心凉、心飞扬”的豪迈。脚下沙沙的踏雪声清脆悦耳，双脚却渐渐不听使唤，耳旁的风从一开始的丝丝冰凉变成寒意阵阵，不远处有暖气的屋子就成了一种亲切的呼唤。随意走进一家热饮店，坐上热炕头，一口热姜汤下肚，身体顿时热了起来。邻桌的老乡就着烧酒唠家常，老板娘则和她的姐妹们讨论谁的衣服更美……在这个寂静的边陲小店，窗外的冷冽与窗内的质朴一起映入眼帘，使人顿生“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谁说北极无人情”的温情。

似乎是担心我们一日看尽美景，高纬度的北极村，夜晚也来得格外迅疾，下午4点还不到，太阳便早早收起最后一束光线。于是，各家各户门前的冰灯依次亮起，红灯笼在白雪的映照下愈加红艳。淡淡的烛光透过冰灯，闪耀出霓虹的色彩，整个北极村活脱脱上演了一出灯光秀，呈现另一种韵味，吉祥、欢乐、喜庆，令人不禁想起著名作家迟子建的代表作《北极村童话》。此时走出热饮店，果然如同穿越到童话中：最纯、最美、最奇的雪景，洁白、空灵、冰爽的世界，一切都是那么真实，一切又是那么虚幻，犹如梦境。

冰雪是北极的骨骼和任督二脉，夜游北极，最诗情画意的地方，都与冰雪有关：北极邮

局前的雪雕，北极广场的巨大雪人，以及各个街道无处不在的雪墙、冰灯，还有雪人谷、冰雪大观园、滑雪场……静谧的北国之夜，在五彩灯光和篝火的映照下，冰雕、雪雕焕发出摄人心魄的光芒，构成了北极村令人向往的神奇世界。

冰雕和雪雕是冬季北极景区的灵魂，而七星广场上的两座雪屋更如天外飞仙一般，一不留神就带人踏进了武侠的意境。两个雪屋小院粉妆玉砌，雪墙上是一道圆弧造型，是木刻楞民居的模样；屋顶的瓦片上是蘑菇状厚厚的积雪，一层压着一层，似乎马上就要滴下来；雪墙正中一个方形造型，就是雪屋的窗，有棱有角，中间是十字形的窗棂，仿佛随时会被里边练功的“武林高手”推开，惟妙惟肖，美轮美奂。

进入雪屋，一张寒玉冰床映入眼帘。相信看过《神雕侠侣》的人，都会对小龙女的寒玉冰床有印象。书中说，它是由极北苦寒之地数百丈坚冰之下挖出的寒玉制成，乃天下至阴至寒之物，坐卧其上，心火自清，练功时尽可勇猛精进。在雪屋里，不光有寒玉冰床，还有雪雕的椅子、“玉砌”的餐桌，都是冰清玉洁的模样，无论是在寒玉冰床上躺卧片刻，还是在雪雕的椅子上稍坐，神清气爽的感觉顿时充盈身心，似乎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。

北极之夜，没有孤寂的纠缠，有的只是静谧安然。宁静则博大，宁静则生灵，宁静则致远，安心福地，处处为家，即使偏安神州之北也不觉寂寞，即使常年冰雪覆盖也不感孤单。静心赏雪，细品北极，神州北极之旅带给我一段惊艳的冰雪奇缘，令人留恋。

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边城镇

## 茶洞遇翠翠

文/范诚

边城早晨的帷幕是拉拉渡的渡船从浓雾中拉开的。

初冬的清晨，边城的江面上被一层浓雾笼罩着。那雾白茫茫的，很浓，像是天上的云，浓得化不开。虽然对岸距离不过百米，但因大雾的原因，朦朦胧胧的，无法看清楚。只听见江水流动的潺潺声，似音乐般悦耳动听。这时，只听见对岸传来一阵吆喝声，接着是铁链和钢圈发出的脆响。一会儿，一艘小船破雾而来，几个人立在船头，仿佛从仙山琼阁中飘来。

慢慢地，江风吹拂，雾散了，晨光洒在江面上。江面上蒸腾着一层岚气，水特别的清，河特别的静。过渡的人渐渐多起来，码头上不时传来槌棹捣衣声，以及女人们爽朗的笑声，边城美好的一天开始了。

边城是著名作家沈从文小说《边城》的原型所在地，原名茶洞镇，2005年，因为发展旅游的需要，正式更名为边城镇。

20世纪30年代，沈从文在《边城》开篇这样描述：“由四川过湖南去，靠东有一条官路，这

官路将近湘西边境，到了一个地方名叫‘茶峒’的小山城时，有一小溪，溪边有座白色小塔，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……”

沈从文写的这条官路，就是旧时湖南通往四川的官路，串起两个小镇：一边是茶洞镇，它是湘西花垣县西北的一个小镇；另一边就是一河之隔的洪安镇，隶属秀山县，原属四川省，现属重庆市。其实，这条河上游不远处还有一个镇，那就是沅江镇，属于贵州省松桃县。这个地方分属于三个不同省份，因而有“脚踏三省”之称。正因为此，沈从文写作小说时，将其取名为“边城”。边城的故事由此展开，风靡了一代又一代。

茶洞旧时主要是汉人居住的地方。“茶洞”本是苗语音译，“茶”是汉人的意思，“洞”是小平地的意思，“茶洞”就是“汉人居住的一片小平地”。

旧时湘西山高路险，多走水路。流经茶洞的这条江，因江水澄碧清澈，故名清水江。它发源于贵州松桃县城上游，流经茶洞一带，经过花垣县城，从保靖注入酉水。有河就会有

船，有船就会有码头。船只上下行走，码头上人渐渐多起来，商贸便开始发达。人们或做生意，或躲避战乱，从西水分岔，溯源而上，来到茶洞，以做生意为主，聚集而居，所以形成一个繁华的集镇。茶洞旧时属湘西四大名镇之一，其余三镇分别是泸溪的浦市镇、永顺的芙蓉镇和龙山的里耶镇。

沐浴着朝阳，我们坐游船来到翠翠岛。这是清水江中的一个孤岛，岛上立有一尊雕塑，一位苗族少女扎着大辫子站在石头上，向远方凝望着。她的身后，跟着一只黄狗。这是有名的翠翠雕塑，由湘西籍著名艺术家黄永玉雕塑，复活了《边城》中的翠翠形象。

站在翠翠岛上回望边城，只见古镇依山傍水，一排吊脚楼伫立河岸，鳞次栉比，飞檐翘角，看上去十分漂亮。长长的码头上，有人晨练，有人垂钓，有人洗衣裳。河面上有小船游弋，桨声悦耳，划起一圈圈涟漪。

一会儿，我们上岸，来到边城中心广场，广场旁边便是“中国边城百家书法园”。园里的亭廊中，陈列有103块巨石，上刻当代百位书法家书写的《边城》全文。基座上刻有百位书法家的简介和春夏秋冬、梅兰竹菊、十二生肖以及边城赶秋、过苗年、打糍粑、重阳节、唱傩戏、还傩愿等反映苗族传统文化的浮雕。

沿着河畔的游道，我们向下游走去，远远看见一座白塔耸立在半山腰，这就是《边城》中的白塔。小说中，白塔最后倒塌了，翠翠的爷爷也去世了。这白塔是根据小说情节专门打造的，为古镇增加了新的景点。

我们向白塔爬去，到了塔下，有一座小木房子，便是“翠翠屋”。沈从文在《边城》中写道：“风日清和的天气，无人过渡，镇日长闲，祖父同翠翠便坐在门前大岩石上晒太阳……”如今，翠翠屋已按小说原型建造而成。翠翠与爷爷的故事却早已远去，睹屋思人，让人不胜感伤，不胜唏嘘。

白塔上边，有一个观景台，站在观景台上，边城沿河景象尽收眼底。远方是层层叠叠的山峦，近处是密集的房子，清澈的河水从树丛中涌出来，伴着哗哗的声响，使人从边城的故事中清醒过来……

## 青木川往事

文/秦延安

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青木川镇

我们从汉中市走时还是正午，待赶到青木川时，已临近黄昏。也许是深秋的暮色来得早，虽然这里具有江南气候，青山依旧苍翠，草木依然活泼，但太阳的脚步却是匆忙的。我们顺着新修的水泥路，从镇外绕到提前预订的酒店住下。酒店地处古镇外东北角，背靠凤凰山，面对金溪河，虽然位置有点偏，但屋前屋后都是芬芳花草、亭亭绿竹，房间干净整洁，在优雅中透露着清幽。

仰慕青木川，缘于叶广岑的长篇小说《青木川》和电视剧《一代枭雄》，那时，这个偏安一隅的小镇便像一颗种子，在我的心里生根发芽。青木川地处秦、陇、川三省交界处，素有“襟陇带蜀，鸡鸣三省”之誉。明朝时叫草场坝，后建回龙寺，遂改称回龙乡。清同治年间改为永宁里，民国时叫凤凰乡，新中国成立后更名青木川。

《青木川》和《一代枭雄》的故事，都源于民国时期青木川的风云人物魏辅唐。那时，这里地僻人杂，匪患丛生，魏辅唐杀了青木川民团团总之后，成了当地的“舵把子”。他用种植罂粟的钱不断扩张势力，并渴望通过发展经济文化图谋长久和稳固，于是不惜重金兴办学校，所有学生免费，保护客商，创造营商环境，还兴修水利、修桥筑路，使得青木川不仅成为川陕陇的“黑色三角洲”，而且学校、洋行、商户、茶馆、酒店林立，生意兴隆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魏辅唐带队缴械投诚解放军。在1952年的“镇反”运动中，魏辅唐被枪毙。1987年5月，宁强县法院改判其为不追究刑事责任。青木川因为魏辅唐的传奇人生而辉煌，也因为他的故事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探访。

一条金溪河把青木川镇分为东西两条街，背靠龙池山的西街是旧日的老街，背靠凤凰山的东街是近几年建设的新街。我们沿着河堤，逆流而上老街。夜色渐浓，家家户户都亮起了灯。屋门前样式统一的红灯笼，将青石板铺就的老街照得通亮，显得古朴喜庆。虽然街道只有五六米宽，但路两边的明清式建筑却异常规整。一律的四合院，一律的雕花门窗、红漆油彩。街边青石板砌垒的水渠里，涓涓细流昼夜不息，给老街平添了几分江南水韵。逶迤蜿蜒的金溪河水在街头引入，经过千家万户，涤去万千尘埃，最终在街尾汇入金溪河。

街上满是三三两两的游人，路两边的商铺也没有关门的意思，经营的多为药材茶叶、腊肉香肠、山野土蜜蜂和各类菌菇等，还有当地小吃核桃饼、香味扑鼻的高粱酒。每家商铺的门脸不大，镶嵌式的门板、精雕的窗棂门楣、紫红色的木质结构，还有寓意丰富的瓦当石刻，让这些房屋如这里的历史



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青岩镇

## 古镇觅乡愁

文/刘燕成

我一向认为，青岩是一座舶来的极具江南气息的古镇。明清时期，青岩在马蹄声中不断翻腾演变，加之其身处交通要塞，商贾云集，带来大江南北甚至西方的文化与习俗，在古城落地生根，开花结果。

细算下来，大西南深山里的青岩，其最早居民当是布依子孙和蚩尤后人。战事改变了古城的命运，使得古城不但是兵家必争之地，亦是商贾必经的重要驿站。因而，在繁华的古城背后，在那痛彻骨髓的历史烟云之下，青岩人有着刻骨铭心的乡愁记忆。

《贵州图经新志》载：“青崖在治城南五十里，贵州前卫屯田其下。”《贵阳府志》云：“突起河干，登其上，可眺望数十里。”这就是最初的青岩。明清时期，青岩为屯田驻兵的营地。随着戍边军队的脚步，在湘桂黔滇古驿道上，青岩古驿道更是承上启下、尤为重要的一段茶马古道。

在青岩，我最怕遇到的是晚秋微凉的夜风，在不经意之间，从青石古道那端倒拂下来，往衣领鱼贯而入，一直透凉到心底。天公不作美，偏又下了细雨，雾一般，萦绕在古驿道上，见到的尽是江南一带灵秀矮小的老木楼，青瓦细梁和飞檐之下，挂满了红灯笼，这样古旧的屋舍，怎能不让人怀恋过去呢？木屋是层层叠叠沿街而建的，其中多有商铺，售一些日常生活用品，或是美食小吃，琳琅满目，应有尽有。算来，这是一段距今六百余年的古驿道，从青石板细微的纹路上，

我们很容易就可以看见，六百余年的光阴和六百余年的乡愁，原来全在这古道里了。我想，古驿道才是青岩古城唯一流淌了六百余年的血脉。我在这样的血脉里寻到了暗藏在心灵深处的旧痕，比如厚厚的城墙、幽幽的石卷、高耸的牌坊、寂寥的庙宇、尘封的祠阁宦院……

无论从哪一座城门入城，都是要沿古驿道攀爬前行的。在晚秋细雨的黄昏里，我记不得自己到底是进了哪一扇城门，只听古道两旁，低矮的楼阁之下，各类乡音悠悠传来，在不起眼处，邂逅了诱人的美食：青岩的豆腐系列、猪脚系列、干菜和腌菜系列、糖系列以及酒系列，在六百余年的传播中，已是名闻大江南北的美味。美食是最见乡愁的，在历经了六百余年洗礼的古城青岩，不管你来自东南西北，均可寻到属于自己的那份乡愁味。

在乡愁百结的古城，在古驿道深处，让我特别惊异却又似乎理所当然的是，青岩竟是一座四教合一的老城。史料里说，青岩在明万历初年就建有寺庙庵堂，至清道光年间的二百余年里，香火盛极一时，至今仍有数万佛道信徒。天主教、基督教亦是青岩四大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从那高耸的教堂可以看出，青岩是一座包容的古城。我相信信奉宗教的人们，一定能在这里寻到自己内心的渴求与乡愁。

走在晚秋细雨中的青岩，穿过茶马古道上的青石牌坊，徘徊在密密匝匝的旧木楼之间，沐浴在古镇江南气息浓稠的夜色中，内心对光阴远去的无尽感慨不禁油然而起。我想，只要光阴在，古城就会在。城在，乡愁便不会绝灭。

本版插画/呱咕

